

鼎修德安府全志卷之二十

藝文

鄒魯立言而後則三閭續之楚風稱雄長焉鄖子
又於楚爲上郡温公摘藻於東巖相如作賦於雲
夢自是以來代有作者或闡發地靈標山川之秀
或表章人物贊龍虎之文項背相望無慮百家郡
志所載厯厯爾作藝文志

安陸縣記

題自兆山詩後記

宋黃庭堅

德安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巖下作桃花庵
素云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彥顧乃欲礪
巖石刻李白詩並欲結草其旁以待冠蓋之遊者衆
不可蓋安知世逐無李白耶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
兆尚不廢椎鼓升庵豈可臆乎世無李白素若有語
可並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
記

范忠宣公祠堂記

宋范 愉

忠宣范公爲侍御史論事無所阿附出梓安陸當是



則歌於詩蓋德歸一門慶流千載天下歎艷理亦宜
之此詩人史氏爲之特書大書詠歌嗟歎以著夫一
時之盛也雖然富貴之及遠也必副之以德聲名之
可久也必施之於政昔我祖宣子誇其世祿至引陶
唐御龍保姓愛民之美以爲不朽故穆叔折之以臧
文仲之一言而君子不以爲過夫何故官高祿厚而
施爲未有以大服天下之望故爾因時厥後范氏世
有聞人然較其各地人物爵位德業則無有如公家
之盛者慶曆初先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出入內外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在社稷德及生靈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不可企及
而公乃能光昭令德嗣登鼎席勲業巍巍如出一手
自一觀之其見於安陸者特他政之末者爾以他政
之末而使斯民化之如此之速思之如此之久而則其
見於天下而施於後世者可不論而知也宜乎公之
子孫益以貴顯冠於中興膏腴之族蟬冕相承與宋
無極其所由來者遠矣斯堂之設亦所以勸也若乃
攘却之功經綸之効則有太廟之彝鼎與天子之史
官在

代察罕丞相作長庚書院記

元程鉅夫

國家樹教育才之本莫先於學校而天下之學廩稍不足者士既無養廩稍有餘者祇益縣勾稽守望之資教官以將迎爲勤會計爲能而怠於政事非其人則不賢勢則然也惟書院若庶幾而居城邑隸有司者其弊正與前等近世士君子之賢者徃徃因前修之跡據江山之會割田析壤建爲書院既不隸於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專焉馮翊李君仲章爲德安府判官時余方家白雲山中君尋亦買田築室於城西

德安府志

卷之二 藝文

四

三十里白兆山之麓而居之乃李白題桃花巖處相傳太白嘗讀書於此余既出山君亦累遷耀州守皇慶元年春君赴調京師南還割田二頃建河南書院乃二程先生之父作尉之邑余語君曰君居白兆山非君家太白所遊歷乎獨不可建書院爲教育地哉君慨然曰此吾志也顧歸割應城田四百畝建長庚書院聘明師教鄉里子弟以成公之命余既避之行有日重爲告曰今天子仁聖夙夜孜孜以樹教育才爲務君是舉旣無城邑之累而有江山之勝士又得

所養而不隸有司敎可專也審矣利莫大焉德安文
物之盛必自君始君之名與太白此山相無窮不亦
休哉君勉成之余歸曰雲山幸遊息焉

風雲雷雨山川壇記

明陳士元應城人

高皇帝御宇禘祀羣神洪武元年卽令天下郡邑特
祀境內山川二年令以風雷雨師三神爲一壇六年
令以風雲雷雨山川六神爲一壇又以城隍之神合
祀焉壇設治南俗稱山川壇或稱南壇云德安南北
二壇因藩封省廢郡守蔡侯移書當路復建如制於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五

是郡僚諸君請少司寇何益之記北壇而以南壇記
屬余記曰南壇之建載在令甲矣我德安自以治七
年以來三啓藩封變置南壇郡無特祀隆慶三年蔡
侯爲政遺管幽微深慨藩國既除壇壝未復盛典斯
曠禮教莫之親矣嘗汎南牛岡建焉不經月而成是歲
仲夏上巳侯以奉修祀事三獻有章對越惟虔衆靈
胥嚮時和年豐民咸稱慶余乃著此銘辭俾鐫於麗
牲之石以見侯之善政一端云銘曰赫赫南壇羣神
萃一威寵丕昭邦社攸匹壇壝式築儀度有必春秋

仲月先庚一日郡侯修禮肅恭顛慄布磔疲縣祈報
肆秩爛臉盈鋤蘭芬椒苾皜帛贊通蕭管燔燁神乃
格誠禎符默隲屏翳油興幽冥應毘豐隆出滯蜚聲
從律陪尾降靈湏流瑞溢於爍城隍福謙罔嘔百穀
茂登四郊寧謐凡我邦人受禧逢吉式禴式雩響答
孔矣明禋靡將神奚佑弼詒告後來纘承勿佚

社稷壇記

明司何遷邑人

郡 增故設於山北祀風雲雷雨山川北祀薦而社
稷祀在西北易治初藩封至始收其二不顧於郡郡
德安府志

六

所祀惟厲 七十載當一易祀卒不易至嘉靖末年
藩絕而國廢寺院之遺都然祀專而節不設春夏壇
無常處燕公王馬君之 設於民北設於湏水湏
水逕北在 隆然起巖衍而
麓垂構 其人明以祀社稷近
麓皆石 在公既 南阜以修常
祀待雩 若茲壇者故鞠
為草莽公 壇高三丈周十有
三丈繚為內城門十丈前闢神路左宰牲庖庫右

齋舍翼室凡四區冬三楹外復爲墉九十四丈重墉
四達各爲門西臨禋伐石爲坊顏之不經時三壇並
成式恢弘舉危碩麗密楚服讓美焉壇成公服承祀
周旋有容賓懋隆於初而神益顧歆休貺顯達歲次
廟成疵厲不作民然後知公宜我也郡僚諸君屬余
記余聞社稷之祀邦君受於天子從也遠矣由傳
所稱水上五穀之爲養也民資之也而祈報之情
俟於長我而授者庶幾能通於神故務也之節
而益以明禮聲之以爲降焉凡以宜也而已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稷雖不可湮非其訓也余竊遡而思之乃其義蓋有
難知者社稷資民生其化甚溥若有水旱之過則變
之其責又必有所專而其生物不測所謂神也緣所
報而效靈以此語博厚足極其微與與貓虎昆蟲迹
報不遺也假令社稷亦將以此索饗之擬其功於禽
獸之役豈其類與邦君有事齊戒於斯須以爲神之
聽之可以度且格焉雲漢之什圭璧既卒期以我聽
是已彼也聞夫婦奔走乎困札其爲叫號所得籲於
祓史紛巫者不能以斯須靳也而長民者俟其災禍

既至乃治禴會胖饗以徼於不可知是閭閻之所爲
禱也於對越何生者地之大德也順承天施長育不
已而邦君政在宜民勤施而左右之亦無所與於神
也然用其愷悌升爲馨香足以播和導祕而昭明若
蒿若將其民相以鬯遂樂生而不逢患蓋所宜序
於政者有以越乎神之良能而贊其化動於純白
者積於持久致其休嘉者根於潛默而可以斯須盡
哉彼沉玉瘞帛薦徹以爲侑雖極備且嚴固禮之所
爲文而非交於神以幾相民者之務也社稷德在資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八

生乃宜民之心君子所負含指其敷賁而窮於幽渺
足以質之後世依其文以爲禮則性不可盡而神亦
無以爲質彼質鬼神而無遺豈所與議於器度儀章
之際乎乃先王取典禮以教後世則祈報之文斯須
之敬不舍焉所謂立國之經有司之所事事也德安
秩祀馳而復興事擬創始其爲典禮不細而蔡公先
民而後神其知禮樂之情蓋已獨至第指次其所爲
備且嚴者亦足以紹明先王之遺不愆於立國稽於
其政不可究辨哉余故紀之俾繼公而來者由祀事

以求宜民之政於茲壇有徵焉

重修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祀國朝高郵人江寧太守

天人一事也幽明一理也雨暘寒燠風感召本由人事而世諉之於天肅乂詰謀聖簡畀實由天德而世褻之為人嗚呼不進於淳古為政之失其本末蓋由此與故三代之時上自王公侯伯下逮夫卿尹與執政之大夫凡理民行政之道咸一以天事治之陰陽有差或必詳審所自召歲時有災禘則恐懼而修德春秋災異百二十有二孔子謹書之左丘明推本言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之皆以明列國之得失戴禮月令一書凡人事善惡政令順逆則陰陽各以類應若天人之相告語影響之隨形聲感應之間甚可畏也夫一家之中王伯亞旅恩明義肅寒暄得所無怨風愁雨之戚此一家之陰陽和風雨時也一境之內官胥士庶懷德服教燠潦不驚無驕陽伏陰之愆此一境之陰陽和風雨時也若夫皇建有極欽時五福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則歸功於一人之元養故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惟日然則調燮之理人有其責奈何獨望之

君相 八嘗稽舊制王者父天母地爰有園丘方澤之
禮州 守牧祭境內山川周禮燹燹 祀瀾江月節
唐天寶之詔發生靈蠶雷實之故與雨師同壇城
隍猶守土也皆合於分猷宣化之義守牧例皆得祭
自神奉天育物格共天職人下代也 宜亮天

義一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君陳之所以頌周
滅傷五行怠棄二正卜筮一所以征有扈也如
道遠人道通彼墜臣詰辟何以稱焉雖然明神
至為燦赫而君子存心即在吾人貌言視聽之
所志 卷之十 藝文

無言敬懼不戒故必自敬其身 後神之聽
言是譽非謂壇壝既位憑依有歸雨暘之享盡
一天無關人事之修悖也然明曰雨而雨曰暘而
暘仰是天主當反諸身而驗之 戒不怠時稟帝
躬行克謹勤思對越豈必備牲於下 嘉德臨壇
站而休明威也哉壇築於明洪 弘治 表入藩第
隆慶間知府蔡可教重建及今

皇清順治十七年奉

天子命修復各府州縣祀典壇位重修之者并府高

勤也

重修社稷壇記

國朝高 翱

社稷之立何由助乎社以報土稷以享穀周禮勾龍氏能平水土祀以配社棄爲堯官能勤稼穡祀以配稷是故有大社國社侯社州社衆人之社一人之社蓋有國有家者之先務也國之有民民之有農猶美穰之附原隰嘉禾之由根蒂言本計者歸焉勤於其事者食其報故勾龍后稷雖歷千百年其心猶耿耿至今在也春秋蒸嘗雖以勤民亦以風有位焉春日

德安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一

祈祈神生之人顧殘之可乎秋日報歲實有年上使無年可乎社稷壇而不屋所以受霜露風雨達天氣也亾國者屋其社無復天陽也豐屋葺家民隱萬里必有屋矣能陽和下垂乎此此簌簌哀民無祿神其吐之宜也夫神之心人之心也人之至神之至也心勾龍之心心后稷之心若兩鏡相照若百川同源進格神明如取火於燧汲水於淵有不陟降在庭降福穰穰者乎天地之大德曰生君子法地之德亦惟厚德載物然則稼穡一其必去其心之董荼而後膏雨

稼穡茫茫黍苗以頽而應豈非厚德之政與大厚地
之勢高者以下爲基君子之治始於農桑暨於阜成
終於時雍於變正德利用非厚生不爲功然則熙載
嘗庸不亟於食哉惟時以是爲來儀率禘之本也詎
可忽諸周以農事開國至武克商殺萬邦屢豐年爰
告天爲農功之成今

天子聖武布昭中外一統載戢下戈載櫜弓矢乃墾
荒勸闢之詔歲下歸牛放馬守四方不以猛士而以
南畝農夫有合於成周之治甚盛德也守土之吏恪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揚我

天子休命蒸畀田祖食我農人爲開國承家之先務
祭壇遠載祀先農以崇禮而重本計也壇築於勝國
隆慶二年太守蔡公可教後因兵亂蕪沒太守高翱
移卜改築在於順治十七年孟秋功竣述立社稷之
義而勒於石

重修德安府學記

明督學楊春新

今天子卽位之三年以德安重地建岐王國爰命湖
廣守臣相厥攸居經營地宜占府學基者半知府平

定和君鸞乃改徙於舊址之西工未就緒以艱去任同知汝州姚君綸寔王府事深曉舊學敝隙既無以廣上德意尊崇先聖教育生徒而今新之者又若是其潦草雖王事云殷此可緩乎於是益廣其地之狹者易其木之敗者大備其齋饌庖廩之不足者舊制明倫堂與大成殿東西並峙今乃更易其制櫺星戟門乃爲廡爲殿殿之後爲齋爲堂堂之內爲講堂爲生舍殿外復立二室爲鄉賢名宦祠堂外別有諸生退講堂饌堂庖厨悉如定制宏濶爽塏丹雘堅厚朱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堊炳煥周以垣墻表以坊額通以泮池百凡制度侈於舊觀用出於官不擾於民工取其美不必其速前後越三年始告成余時考試於斯三日禮廟退坐明倫堂聽諸生講是廟制岑巋學舍宏敞詢其作之者曰姚君綸也君字嗣道中會彥榜進士嘗以胸中兵機見聞於時其崇儒重道修學興教蓋其素志也繼而卒成之者又今太守王君敬之也甚加嘆賞用是知學校之興廢顧有司之賢否何如也二君其賢矣哉學教授曹恒輩率諸生請記其事余唯孔子之道

各具於人必有於心可也求於書贅矣而復遊於學
假於廟不亦大贅乎然今之士非古之士也則其心
雖同而所養有不同者故謹庠序之教嚴廟享之儀
使士之遊於斯者雖未必親見聖人而薰炙之登其
堂如見其容則與七十子之在闕里無異也故學必
有廟此歷代之勝制而我朝尤注意焉夫有學以容
其身而不至於外馳有廟以致其敬而不敢苟焉以
肆俾司教者又得以盡心於訓導而無弛一舉而三
益郡侯爲爾諸生之意厚矣諸生其如何副之也是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西

不假外求由鄉賢名宦祠而觀之可法者何人又進
而取於兩廡之所列者進而取於四配十哲之所序
者得其中正者而又會於吾聖人之大且成焉庶足
以承國家興賢育材之意而於郡侯今日之意亦無
負矣諸生其懋哉

重修德安府學記

國朝大理 李昌祚 漢陽

德安爲古雲夢地南跨荆襄北連伊洛山水人文之
盛甲於諸郡不獨以財賦稱也自羣寇倡亂兵火荼
毒德安首罹其禍民人廬舍蕩然殆盡學宮亦遂頽

廢鞠爲茂草矣

本朝底定以來崇尚文治科名駸起而學之祠殿齋
廡猶未加葺江南高公來守郡祇謁廟下周視咨嗟
歎焉不寧乃捐俸鳩工重新告成行釋菜之禮時家
舅氏念庵樊先生司鐸其地公顧而語之當有記也
因馳書真山及予家舅氏且述公意甚篤予與公先
後受知於武陽夫子雖未得密邇公教然心識公久
矣安敢以不佞辭時同年沈子茶庵訪予山中復爲
予言公內介外和正已率衆同官諸公皆廉潔敏練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十五

佐公爲治公又能儉約自持凡服食器用事關於民
者一無所取厨傳不異儒生而於 紀 化獨爲先
務故學宮之興先歌子來作廟顯嚴若有嘿助此非
大有以服乎民心者固安所得合力計日若斯之速
哉予因是而重有感也學校者王化之本詩書所載
若養老鄉飲禮射賓興及獻馘獻囚何莫不受成於
學自古賢知英州之主皆詔州郡立學蓋以人心風
俗原本乎此苟非上之人有嚮已愛民之實端方正
道一節以興起之則其教不成宋儒樂適曰師道不

立天下無善人儒術不進天下無正學往子亦曰宜
建尊賢堂以延天下之士使學者有所矜式三代以
來無不以教學爲重任但時遷政煩職教之官不一
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間鄉黨未有所
屬周禮始並以責之黨正州長黨正州長卽今之長
吏也發政施仁以是爲學卽以是爲教矣後世學與
政判而爲二伏處之日則古昔道先王其所庠切者
性與天道之言仁義道德之訓一旦爲吏賦役雜其
耳目郵罰麗其心志紊牘交於前持辭而求訴者足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相躡乎其庭憧憧焉一訊而去以此爲能焉爾朝廷
置郡守之臣寄之以民人社稷其所必有大於此者
如以爲教非我職也徒飾吏治以相夸詡紀綱何日
而振教化何日而成乎今公郡守也毅然以學校興
復爲已任教學兼舉
朝廷方大用公風勵有位以霖雨天下寧但一郡省
而已也嗟乎聖人之學固未有不基於無欲者無欲
則無私無私則人自爲勤有公於此予有以知郡之
人士能相與以有成也學官爲長養人才之地異日

所之人士其上者爲公卿侍從黼黻太平其次者蔽
處州縣撫字一方其父老忠信而篤敬其子弟孝秀
而恭順教化同而風俗美皆於公之教卜之子更有
以知郡人士之於公又能相與以有成也其毋忘所
自哉公名翽號雲旂江寧人丁亥進士知德安府事
同知吳名翀號六翮壬午舉人通判王名澤濫號體
謙戊子貢士推官楊名願素號位菴辛卯舉人教授
樊名維域號念菴己亥進士例並書

東嶽觀記

明知府馬 倫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七

德安郡東門外二里許有山盤紆律峯宋徽宗時築
觀於巔用棲東嶽之神塑以衮服錫以帝號因相傳
爲東嶽觀云元季燬於兵國初雖常重建而歲久頽
敝正德庚午更新之視昔侈焉爰具始末以余文勒
諸石夫國之大事在祀而祀以嚴爲主故季氏旅泰
山孔子有不知林放之嘆謂其聰明正直不可以瀆
焉爾禮諸侯祭封內山川謂其各有攸司不相浸瀆
然後神享而民聽明興稽古定式五嶽但曰某山之
神衮服帝號並皆草去誠萬世不刊之典也若南嶽

衡山惟衡山得以祀之德安雖同楚服而有歎
封內則不得祀矧東嶽屹立齊魯之區距茲千有餘
里愈不相涉而宋元迄今廟貌弗替何哉夫祭非其
鬼則暱而不敬不歆非類則邈而不親民神雜揉災
禍薦臻此古制之嚴也余來守是郡每歲立春先一
日率僚屬迓勾芒土牛於下張樂設嬉以樂之協
風於是乎至農務於是乎興意東嶽之神實式憑之
乎邇者又以爲祝延聖壽之所乃請於朝設官頒印
如制嗚呼勸農有司之美政也祝延臣子之至願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則斯之廟貌弗替也有以夫

重修城隍廟記

明知朱 鉞武進人

惟嘉靖二辰春三月庚午德安城隍廟成武定朱鉞
記之按廟舊在三皇臺弘治辛亥徙居城之東南隅
歲久傾壞祀事弗虔嘉靖戊子壽藩賢王殿下拳拳
以祀神恤民爲務欲更新之乃命承奉婁公欽董其
事公仗義捐貲爲羣下倡於是郡中好義之士翕然
樂施大約得金帛二千有奇於是相時以營度之簡
衆以分理之嚴大致也工取厥巧材取厥良謹大凡

也於是其有堂事焉以示觀也有室事焉以燕寢也有兩廂之厨庫焉羽翼於內之左右也有兩廊之屬司焉表衆於外之東西也以及鐘鼓有樓貯碑有亭內外有門周遭繚以垣實計楹三百有三十爲間者六十其制備矣夫制備則儀觀之儀觀之則情狀見情狀見則昭明發昭明發則若蒿著而百物之精則又神矣是故禍福之說而獨行此也已雖然竊有說焉欽惟國朝倣古制禮若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神壇而不屋惟城隍則屋之若春秋告報也則皆壇祀之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若官新任也則皆統祭於廟而致誓焉若三時厲也惟我城隍王之凡境內之善惡有官之臧否俾神得禍福之其責諸城隍惟獨也若此夫神鈞也司養育則曰社稷司潤澤則曰風雲雷雨司生物則曰山川司保障則曰城隍也然則有屋與不屋何不屋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屋之斯責之詳者表裏陰陽主司禍福以鈞民物之情也情鈞則天地之氣達也大地之氣達則萬物以育也是故屋之者其始專城之義與其切有官者之務與或曰屋者庇也庇

者蔽也一情蔽於有所庇而鬼賊乘之以竊美其柄是故禍福之說爲獨行乎此也故不屋者荒穢若彼屋者焜耀若此耶君子曰不屋之可也雖然泰有之曰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而後知泰之所以爲泰者裁成輔相中行光大之義也裁成輔相中行光大而後保障之義立矣其卒不然者恃強任衆忘已之蔽也故聖人戒之曰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以言乎勿任衆勿忘已以撤其蔽也乃所以保泰也孟軻氏知此義故爲之言曰築斯城也鑿斯池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是故城隍之義也城隍之義明卽後禍福之說莫之或惑矣屋不屋非所論矣管則祈穀子偕二守康天爵通判徐君懋左右長史劉君珏周君讓指揮陳君濟知縣李君一中往禱於廟旣而以之折衷焉諸君曰明府之言可謂明於義理而不惑於禍福者與是用以傳遂命總旗李伯安付石工刻之以告來者

寶萊軒記

陳繼儒

華亭人

吳長卿官欒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蔽賦

莫能支以驅直節省得罪去移倅德安郡郡圃蕭然
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甘膾壹似
野叟田庚之挈罌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
矣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
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鶴贈數種書
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憊昔韓晉公一
史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
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
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服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舍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箴范斷蓋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苧卽聖
賢豪傑皆然况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卽官鱸乎
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於王者李贊皇
丹砂寶玉雜投蔽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致罨人
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寶菜軒
主人爾長卿才甚竒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性
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史吏隱之樂昭烈謂張桓
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徐公生祠記

明僉 劉紹楹 邑人

明興二百餘禩郡中無他祠乃獨祠郡守徐公蓋其
重哉公諱貢元繁昌縣人嘉靖辛丑進士以庚戌冬
來知德安郡郡之人始見公沉毅端慤不苟嘖笑又
矜然一介無所取皆心憚其微嚴乃公所爲政壹稟
於寬平仁恕孳孳問民疾苦及利便事顯務以德化
民民日益親附之居郡凡五年諸治行狀不具論論
著其大者郡故非走集之會民廢著終歲業什一自
給猶然多曠土公甫至卽下令曰春耕不竟畝者詰
問之力不能盡耕具者告守守爲畫耕具令下民欣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然轉相語曰公蹇帷辱而臨之他務未遑暇顧念我
小人之依此疇昔耳目所未睹記民何忍負之且成
勿以耕具恩公民間自相貸無弗畢力於田公令之
也郡文教久壅闕士氣靡靡不自振公進學官弟子
校之第其才儁者若干人命之曰夫夫也庸詎非圖
南翼北之資乎乃創別業群其中以時授簡試所明
經術試口悉手自爲書選博士最者二人攝試事諸
生挾策謁公公卽簿書交集必嚙目閱諸生文曰某
日某最某試某某最皆得當衆士乃蒸然嚮風自

是郡中多斌斌文學之士矣壬子壽定王薨肅皇帝以叔父故遣中璫三人護其喪中璫橫甚乃疆所歷郡守庭謁中璫遇之以屬不爲禮公偵得其狀嘆曰吾不難爲民一庭謁令彼得以屬跡我因魚肉吾民而後與之爭晚矣莫若早自爲計卒與之備賓主禮求多於他守日益敬公會方伯部中大校士檄公與校士公上書曰守臣不幸值國憂何敢以校士爲解請得留郡竣事聞者嗤公爲愚然所省費以萬計則公留之力也居無何景恭王封建亦復在郡遣使中

德安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璫一人工部尚書郎一人治邸第遠近巨僧牟厚利醵金餌中璫恣其出入不問事事者因緣爲奸公廉得其狀乃爲更正其籍有經費無濫費有程材無棄材有常役無惰役較若畫一使者因以受成焉適當上計臺使者以行縣至念公清苦甚謀留公公曰人臣隨牒在遠聞問濶焉三年一修覲禮守固當往是時分宜相以大墨柄用仕者入賕結其驩卽上計吏橐中裝纍纍如也公獨不持一錢郡人人爲公危分宜果心銜公華亭相救之力公以是獲守郡如故公

及癸丑春馳至郡郡父老子弟謁公於郊且感公亟
來我公曰家大人白首在望詎不欲休欲就子舍惟
郡邑學宮以第廢樓聖無所諸生安所誦法誠寤
寐不能忘乃首議學宮事卜善地選能吏鳩工飭材
居無何而郡邑學宮新建較舊制鉅麗可什倍人不
知其所繇成矣筦庫吏曰公以食邑之俸佐之河南
亾命嘯聚而犯應山名曰伐礦應令輕敵幾殆退而
坐城中以警聞中丞某適在郡疾呼抱關者晝闔門
公曰彼么魔何敢輒犯郡無寇而城門晝閉恐示怯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

益恣其猖守請以單車往援令中丞某微領之心
實不當公立公竟單車往寇聞之宵遁即歸報中丞
中丞心愧焉甲寅歲祲請發筦庫金轉輸三湘間公
惻然語轉輸者曰百萬嗷嗷之命懸於若等其各盟
諸心無稽程期無僞增市價有不如約者非吾民衆
感泣爭趨赴公事舟鱗次達河干穀以巨萬計公乃
平其直以便貿者即力不能貿者又出穀賑之皆人
人被實惠以是歲饑而不害漢沔申蔡之間聞公行
仁政流移者就食於公咸曰逐之便公曰渠寧非吾

人乎公習見城以西水常汎濫勢欲沒民居曰微堤
民其魚乎乃募流移者築河堤計口而食不日奏成
事居民至今如按堵因名曰徐公救荒堤語具記中
乙卯秋遷陝西副使治行所餘食邑俸不滿五十金
諸大夫以是誦公公謝曰守臣何狀席朝廷寵靈不
至食脫粟飯猶以其餘爲行李重腆矣此何以稱焉
行之日郡父老子弟無問遠近曳杖跋履遶道號呼
涕泪如雨下公車盡日不得行既去而父老子弟思
之相與立祠生祀公公去郡歷官南京刑部侍郎所

德安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在策殊建以非郡事不具載萬曆甲戌公卒於家計
聞父老子弟走祠下哭盡哀朝夕哭奠通國衣縞素
久之蓋禮有以義起者也此可以觀公矣自甲戌至
於今又十有六年而民思公如生之日顧祠漸圯壞
不雅稱郡父老子弟儼然謂予曰徐公祠圯焉不修
郡人之責行事闕焉無聞子大夫之責子大夫豈遽
忘國士之遇耶且先承德公意也予簌簌泪數行下
乃揉撫其大較而爲之辭其辭曰於皇守公剖符自
昔德洽民心誦之無斁生則有祠歿則有思爰食其

報感公所貽多事之秋公以雅鎮大墨之世公以
進才誠允合名實適崇爰注爰厝敷奏其功謁公之
祠厥像唯似尸心嘗歲時必祀儒林循吏史氏歷
傳孰如我公獨得其全展也令聞既大且久詔今式
後實曰不朽

文日閣記

楊紹先邑人

古鄆子國代稱才藝科第繩繩口諸郡焉厥後兵燹
落業稍稍不振兵憲趙公鎮茲土雅意譽髦廿煥情
之辛巳歲以形家言建文日閣於城上之東南隅方
德安府十

卷之十

在巳以一為文昌云其下與水斜朝漚經一池中起
二突如塊然謂學處若印文章煥然也郡左有山
橫廟法帶於首創寺曰龍角霞舉軒軒錯以雜
彩眸不有子天利見之象右為鳳凰山蒼翠敷
舒疑華奉應在曉曦高岡叶兆王之也以為又筆
峯註如如穎脫而欲出燦江花鬱鬱然擬在尺
武間闕成諸美無不合形輔勢競奇闕一覽者咸
目為勝概焉越明年壬午沈子茶庵果心篋人
余亦附驥論者謂非伊閣以靈不至是乃謝趙公

堯爾曰余建是閣以歆多士勵多士也焉有特斬然
山潺然水盼盼然巽朱衣一點於電光燭影間耶余
祇聆公教而躋之遂述之以爲記○越癸未賊氛據
城中搶攘者三年天造草昧幹雲雷而委風雨者又
二十年時歲飄搖椒圓墜地毋論神之吐之而去我
也大都百雉月掛頽掾北夢嚴城煌寒高載爲我行
刳亦將遠望而咨嗟焉矣郡守高公嚴氣正性介已
和人膠官旣飭爰及地勝歲乙巳料材廩事舍其舊
而更新之明年丙午王子定一亦衰然領解額或曰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哭水也勝光爲火揆之生尅之數震以鐘鼓之靈先
後颺舉如響斯應理有固然而抑知神之聽之正直
是與兩公之締造我人文也豈塵塵地靈乎會

補

重建河西北紫石橋記

明主熊應元邑人

梁曰紫石者距鄖治西北三十五里距隨治南九十
里故志載鄖梁稱紫石有三茲不與焉地原官道四
達下有港兩岸險峻逕壽山之水淙漏透迤入澗會
毛家岡之水澗渠深渠每霑潦漲溢若隔雲漢舊有

梁歲深傾圯幾五年所况值寇氛搶攘楚王所問君子之富寧幾也抑杠梁王政久湮司險過而不問久矣數擊肩摩迢迢病之里人張光輝雅知樂善願捐獨力庀材伐石自經自董費凡盈三百金剏垂誠不朽矣功鉅矣杜工部所贊日落青龍見水中非耶夫蒼旻原愛利濟樂施自然者不言報果若修堰得銅龍編竹獲狀元往事昭彰何俟贅說梁近通平林先子丘墓在焉經道樂觀碑成句余爲記因質言據述不掩其德以風來禩之慕義者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其

傅公泉記

萬年觀蹟

涓水發源於隨泛觴數百里而至郡之北爲浴名曰土潭深不可測潭之臯有穴俗名曹操洞門闌勝式漢篆字痕宛然特以峭壁陰幽而不敢入洞之上卽城自三代創制以來陴堡戍樓爽塏甲於漢北前代水繞祭壇先輩慮其久懷城廓故於潭以南數十武營立礮岬抵西關以殺水勢名曰徐公堤繼以巡方白公重修又曰白公堤年深歲久而堤旣沒惟司馬溫公之曬書臺無養今歲雷雨旣零事後城圯數十

丈輒石隨波俱去與他邑同獨水退天晴揀基度築
一泉濟湧連江清冽可淪爲足異也於是士民咸以
爲郡伯傅公飲水之政所致請於公而蠲築焉擇吉
興工凡所需不勞過計若有神助而城之成賴泉而
省工若不啻十五類磴漸升缺城漸起楨高實堵且
難而欲求水於江雖桔槔之巧引所不能濟然則是
水也不稱爲傅公泉得乎今我公守德安六載與民
休息無片紙下亭長以勞民今以佚道興工而民于
赴山川効靈又何異萊公之與七勝也卽以堤言堤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既没而徐白二公之名不衰知此泉之始達安知不
降益湏水而有資於百谷王者乎則是傅公泉也載
之郡志補之水經又何須酈道元註釋而與一百十
有一泉并列也哉請勒諸石以備職方採取焉公諱
鶴祥號繡水河南汝陽人

重修太白樓知

公守傅鶴祥繡水汝陽

德安古鄆子國也知爲數省上衝山連郢襄灌莽西
城一帶又湏漳滲灌之水所自滙賈簇旂攢帆雲轂
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君子以除戎器不

虞則譏察捍衛不於城是賴哉然城之有樓匪第供
登眺博遊覽已也蓋將瞻雲物之豐函望田疇之荒
關察遠近之出舍以勤政事爾余以戊午奉

簡命來守涓邦登陴周覽四城譙樓楹壁椽題零零
陲陔岌岌墜勢而西樓爲尤甚昔人西望李供奉白
兆之勝樓因以太白名柰何鞠焉弗治也余雖有志
重構然羽檄遙飛蘊隆繼崇軍需奔馳議賑議捐之
未暇讀元結靜以安人之句豈入官而忘之耶休養
三載廢墜漸舉於是貯竹木進陶梓而謂之曰匠役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也各予以貲畚插也各備其直掄照磨熊尚高以董
厥事規模弘厥八窓明幌視昔有加無何民作不謹
丁女飛焰雖曰數焉余滋咎矣越一載余損之又損
敝服笨車不計也得始於今春再行庀材百工亦素
諒余志咸踴躍趨事六閱日而告成功嗟乎凡人室
不肅則潔之庭不整則理之別館不治則憂之獨至
於官家之物闕則置之王制分土建官之謂何而忍
令其瓦礫爲哉考月令之書天子迎秋西郊命百官
完隄防補城郭書曰平秩西成甚矣西之爲義在五

行爲金在生人爲義義成則仁盛仁盛則義熟仁義之道損之父老固習之久矣乃父老權呼賀且謝曰樓之不治也久矣居者懼墜行者畏顛望之疾趨如巖牆者比比也惟公能去危卽安是公之有益於民也任丘在中卽首繕城池邑人享其利外患不能侵惟公勤守望而消伏戎是公之有補於國也先是官輒役民間行修葺東塗西抹旋則朽焉今者易腐椽以嘉木改赤剝爲丹蘄不傷財不害民是公之則倣於後也請勒諸石予曰興利除弊舉廢補闕郡長責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也予忝表帥茲土藉手二三父老好義有成亦何必豐碑以自詡耶顧予重有感焉舉事不關乎國計者不可以垂久動念不繫乎民生者不可以經遠西樓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事不患爲之之弗成而患爲之之後易壞不患爲之之後易壞而患壞之之後不治方今

聖天子在御出日入月罔不率俾英賢蔚起吏治維新後之君子果能考月令而加謹讀大易而彌堅以永利於吾

國吾民則予之焉。賜良多矣。若日望白兆之煙光。支
西山之爽氣。而因以博遊覽。供登眺。則非予初志也。
故特從父老之請。而紀其事於石。

重建西城樓記

翰林 熊賜瓚 孝感

粵稽郡治介陪尾雲夢間。郎古鄖子國江夏郡也。自
華以東。熊爾南轉外方。桐栢其於陪尾。連蜷千餘里。
絡繹不絕。山陽諸水。滙爲巨澤。所謂雲夢八九百里。
者。與衡疑諸派。相首尾。是爲山水輻湊之區。於東有
碧霞臺。南有鳳凰山。西則曬書臺。而北則石柱峯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郡巋然依山爲城。城之昉也。蓋自宋紹熙二年創之。
咸淳七年徙之。至元十六年。仍復舊制。暨明季分封。
曾二建。宗藩焉。歷經數百年。所日往月來。其間臺榭。
樓宇。漸爲風雨所飄。搖蠹蝕而墮者。過半。每登眺於
斯者。靡不觸目而心傷之。雖間有整飭。究未能久也。
欣逢郡伯傅公。政成事舉。百廢畢興。憮然於隍堞。尤
屬意於郡西樓。金湯環峙。西瞻李供奉桃巖之勝。郎
所謂太白樓也。歷久頽廢。公乃捐俸。鼎建鳩工。庀材。
掄員督理。刻期告竣。飛薨隆聳。周宇二垂。草故鼎新。

倍加壯麗抑亦休養以來熙皞太平之象又若爲郡
增一曠觀也工既竣梓里諸同人不忍泯其德欲卽
事以記之置郵屬予序予景仰循良治化敬而服之
匪朝伊夕是何可以鄙陋無文辭矣人臣表率羣吏
留心疆域固循良所有事也惟是軍興旁午之後物
力匱乏之際毅然已任而不憚其勞矧以之動工
大役而民弗知焉者求之古今殆未易覩也且看
黃宮巍然改觀矣文昌樓重建矣碧霞臺培補矣
內風水剝宇頓覺煥然咸新矣凡此者皆我公八載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撫綏心勞之餘而徵諸設施者業已載在頌聲間茲
春滿伊邇上擢在郎但得再借寇君少留車轍諸
次第修葺湏人士殷厚望正未有已也予將試
俟之樂觀金湯之盛槩云是爲記

重修德安府儒學明倫堂記

教授

郭更名

今天子崇儒重道

特換綸音俾天下郡邑修葺學宮各如制歲甲子
重駕東巡臨先師孔子故里典禮有加且徧觀
隨凡所爲廢墜者

敕所司務亟興舉文德誕敷千年希觀上而諸大夫
下至卑秩微員其誰不殫厥心志求克副

一人德意哉我郡伯傅公尤仰體

宸衷振興無遺力也前蒞充郡其興行教化惠政旁
流者不具論卽滙子寒帷八載於茲吏肅民安口碑
載道軍興後一切廢墜次第營繕無虛日而府學數
畝宮在城東隅公以文明首區嘗捐清俸而一新焉
尤謂陳常藝極永惟聖教之尊口誦心維奚罄名言
之妙明倫一堂士子講肄地也風雨飄搖可勿因舊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制重加葺乎又捐清俸更名佐以微資擇吉動工閱
月餘告竣爰是進郡諸生而詔之曰人之大倫疇弗
知之躬行實踐者幾人乎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疇弗
勉焉究圖悉止於至善者幾人乎經史諸子之文工
虞水火之業疇弗欣志以承實能博通者又幾人乎
吾與若朝斯夕斯共砥礪罔懈無負甄陶無愧儒修
則居肆以成相觀而善可不爲厚幸也哉諸生受教
唯謹孰謂我公修葺斯堂之功爲淺鮮耶夫治理莫
先教化以公美政不勝書而且隆重學校也如此是

次公之治文翁之化一身兼之行見考厥績爲治行
第一則

朝廷之寵眷益深位踐台斗公復以治一郡者治天下也工成例得勒石以紀其事更名於是乎書

修建啓聖祠敬一亭文星樓明倫堂記

教諭汪紹遠江

紹遠佐訓廣濟時蓋嘗修葺學宮矣歲癸亥授安陸諭竊私自念曰安陸爲德郡首邑或者得瞻廟貌崇隆共諸生肄習有地今而後其少休乎卽或應有所

德安府志

卷之辛 藝文

三

修葺者恭聞郡伯傅公振興教化嘉意人文當必朝申請而夕允行也及蒞任環視學宮墻垣并及肩者而無之也人往來其中如周道也漢沔流氓棲寓西廡十數年幾忘其爲先賢安伯處也殿東

各三司火

一龔上山立牲畜踐踏者則明倫

堂也堂之左舊有敬一一亭文星一樓今悉成荒榛蔓草也聖廟雖巍峩在望神主爲風日剝蝕字漫滅無存也目觸神驚思所以修葺焉無如心血旣枯有懷而未敢言也故事爲邑學者當謀之邑宰會前

之衰父謝事今茲劉侯未來中間代庖者正不遑計
此一日郡伯傳公召紹遠而謂曰安邑學宮須修葺
久矣軍興旁午數載來吾不

聖天子崇儒重道允科

詔直省郡縣學人得推修其時乎慨然出清俸二
百有奇俾經理以次紹遠與承明命相緩急而圖焉
於墻垣則爲之計傭直興厝延衰百堵循而走者
無踰越先是驅逐流氓滌污穢而薦馨香於牌位則
爲之雕鏤裝飾凡置二十有七如制神有所憑依於

德安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是鳩工庀材修建從焉昔人謂崇子抑父不可也故
別立一室今則湫隘於殿廡弗稱又奚可乎爲是建
聖祠掘土數尺許得程子視聽言動箴碑故嘉靖
間物橫列四壁不可無翼然於其上者爲之建敬一
亭思文字之有靈決科名而匪偶化垂奕禩師表人
倫有由來矣塑梓潼帝君像爲之建文星樓綱常之
重名教之嚴所謂提撕警覺者固有其地胡爲令其
日就頽圯而弗之理也爲之修明倫堂工始於康熙
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告竣於九月初四日約費四

百九十八兩零學憲姚公捐資三十兩邑侯劉公甫
至捐資三十兩同官王子家官捐資十五兩餘悉紹
遠所竭措不敢以心血既枯而告免也紹遠蓋因是
而重有感焉抑有慶焉感則以首著微員嘗苦其志
之不伸因而俾職業之弗獲盡茲逢郡伯傅公率先
提唱使線才綿力鼓舞振興其銜戢曷有紀極若夫
培植根源甄陶英雋從此人才興育發而爲王國之
楨里不獨四狀元聞於疇昔後先掩映要皆郡伯傅
公之賜是又可爲多士慶也紹遠於是綜其始末而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七

捐置賑貧學田記

府學訓導鄧志和與國

粵稽帝王致治三事者重正德文運攸隆卽國運綿
長所繫也故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代異其
各不殊其實惟以培植士類爲至急自

國朝定鼎以求甄陶教育閱四十餘年而士風丕變
型仁講讓無不淪肌浹髓恭遇

皇上聖明天縱崇禮先師右文愛士善政不勝書凡
遊泮肄業者免丁銀成材者給膳夫邇又

允部議復廩餼矣湛恩汪濊洋溢中外然而黌宮子
衿有貧窶不可無所周贍按德屬各庠皆有學田
分給單寒獨府庠學田若干畝明季兵燹後冊
籍必失遂坵畝難稽廢缺已久是六庠貧生有所仰
而府庠貧生獨無所利賴也訓導志和忝備黌員
自康熙十七年四月蒞任後目擊諸生中有鶉衣百
結者卽惻然念之欣逢郡伯傅公振興文教加意膠
庠諸如廟廡傾圯輒捐貲修葺不一而足以故絃誦
有地多士歡騰志和敢不凜遵

德安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三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典仰副郡伯棧樸作人之至
意魯同教授郭更名議同捐二十二年之俸請命傅
公蒙捐清俸約共計銀捌拾餘兩買到安陸縣李炳
公民田山塘庄屋陸地水田計壹百捌拾餘畝坐落
復水港額載太二里七甲秋糧正米二石三斗八升
九合太三里四甲一斗三升七合應納條銀陸兩貳
錢捌厘陸毫招佃民劉聘還等五家耕種收租谷一
百石每歲糶租四十餘石有零變銀完納糧賦外餘
谷分給貧生若干名取領造冊報銷於二十三年九

月爲捐置學田賑濟貧生伏乞轉詳勅縣註冊以垂
永久事申詳本府當蒙行縣勘覆轉報藩憲學臺批
允轉詳撫部院石奉批仰候咨部繳在案復奉有廩
生貧戶各給一半之

俞旨繼自今府庠廩膳生員四十名暨學內委果貧
寒之士若干各逐年具領均分永遠爲例此雖捐滴
無幾但於諸生不無少補亦仰遵

當宁興道致治之一端也不有紀述何以垂後因是
詳其端委而鐫之石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賦

太白樓賦

李璟潞陽

皇帝十七載以前尚書鄧兗州牧汝陽傅公來守鄖
郡時三逆梗化方在用兵而鄧獨當西南之衝羽
檄交馳軍供取給王師經由糧餉運送皆於鄧焉
出之於是鄧之民不堪其命壯述弱冠鄉邑蕭條
學廢教弛田荒草茂凡公私舍宇城隍遊觀之所
一切頽壞而勿治虛若無人境及公之至鄧倥惚
之際與以休息吏民不知其所以然而諸已安理

未期月而貢有所出生有所資次第設施衆廢畢
興默運潛移行其無事公乃詣西城眺諸川原獨
得異槩焉欲更履其上舊太白樓歲久敗落不可
以登前之守土者以工大莫舉咸委棄公慨然有
建留意遂儲材鳩工罄俸不憚旣成旋燬凡鄙人
士無不嗟回祿之不仁而廢我公後日之遺愛也
徃徃流連瓦礫之場徘徊不能去或至有涕出者
公於是重有感終不以旣燬故廢初心更痛自節
儉省服用爲積俸者二年復使採辦而重建之吏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四

民喜公之再舉也不待召至趨役若狂春作夏成
壯麗逾舊樓適完而余至因得登覽焉竟忘愚陋
且爲之賦曰

覽百雉之巖郡升西門而日降眺太白之遺踪俯邛
子之舊邦樓崢嶸以高聳城委迤而臨江雲飛雨捲
勝氣霄籠窻虛四受煙霽山空高峯下列遠浦斜通
踈林點翠落日綴紅起伏森滅原野青蒙碧霞臺館
畫荻賢風金泉前湧石柱後崇若乃陽春初轉淑氣
呈祥奇葩吐艷衆卉齊芳攢錦鋪繡心蕩脾颺及夫

青皇欲返赤帝將臨卿雲變態好鳥鳴晨雨零霧墜
迷漫江濱秋風乍起川嶺蕭條鴻來塞北木落遠臯
月明萬里良夜迢迢林無存槩目數秋毫瀟湘神往
雲夢心勞空明四望肅寂層霄殆夫廣莫既至昏見
天根兩岡凝閉雪霰連旬山饑於鬼水凍潛鱗瓊飛
巖谷冰結千門登斯樓而延竚御狐貉而不熅威江
山之遼澗仰北極而思君憶窮檐之婦子沛挾纊之
深仁備四時之佳氣任晦明之玩瞻同民樂以登眺
縱羈旅之遊觀又何羨乎滕王之高閣與夫黃鶴之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一

巍然亂日丹檻飛空兮彩雲垂危樓縹緲兮作者誰
太守傅公兮實所爲前橫白兆兮臨江潛位列金方
兮太白隨人家百萬兮下所窺涓水湯湯兮遠城基
億萬斯年兮公之貽

太白樓賦

郭更名

緬元勲於四序兮仰造物之能全履闢鑿於五土兮
俯鰲立之隆堅溯窳籬於垂今兮海岱薄濶而凌牽
方兮俗脫而絡衆域兮拱邦畿而彌邊咨獄牧以績
熙兮念民物而勞專栽培興草兮重神君之敷宣維

金湯而禮樂兮燦人文而山川乃掀錯之悉備兮臨
風景而欲僊欣沐福於中天兮德星降而翩翩秉世
閱而蒞政兮試良弼於涓偏閱兵戈而森熯兮任銀
鉅而躬先節炊服而捐葺兮匪徵給夫氓編撫城西
之樓角兮嗟停雲之淒旋感一隅之零落兮易嘉木
於枵椽方巍巍而成功兮計夙興而夜連何離威之
肆虐兮讐雕朽而灰眠豈丁女之敢崇兮致飛灼而
崇煎抑民望而示畏兮勗刑格於朱煙足餘燼而凭
荒兮棲鳥避而丹霞燃載新載鼎兮紛凝眄而竚鮮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三

乃今也撤五馬於庭堦兮再頒祿秩之官錢更方圓
而規矩兮程斤枘而陶甄飭穹窿之不足兮笑靈媧
之補天理少陰於克陽兮布調燮於坤乾萬物告成
於遷方兮金母爍寶瑞於珠鈿濟華實之兼收兮祀
白帝而鋪筵斗杓激河漢以移秋兮泰風起而禾田
田應斯樓之繼成兮咸謳烈之無前舉欣欣而相告
兮聞里巷之幽絃遠人目而懷訝兮齒碑播於八甍
砌陶公之柳坡兮帶壕曲之甘泉攀雲夢之濤湯兮
歸旅筏其飛鳶峯嵐面而閭閻叠兮奇秀出而人民

譔變化角而風雲生今日月下而營營俗逼騰霄於
翠釜兮通神靈石片肩接靈裳而羽衣兮飲玉露之
濺濺納名園之松竹兮清翠色之阡阡舞團驪之臺
沼兮激水石之喧礪洗塵氛於靡靡兮爾雅兮而開
寶銷烽煙於禹里兮攬農谿之便聯光燭藜於天祿
兮禮太乙之踳躅對長庚而焜燿兮系佳句於青蓮
酌旨酒而偕樂兮暫滌澤於枯捲招葱嶺兮
牛羊下山而膏牲靖昇平之銀漏兮聽鍾計
祝鴻功於碩錫兮勒鼎石以刊鐫念樛林之散屬兮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赧彩筆之長箋惟奎壁之流光兮鑑朝宗之微涓

太白樓賦

萬年觀

粵稽天地盛氣兮東仁而首歷觀四序遞運兮西義
則阜兌爲正秋兮萬物所誕帝曰少皞兮九法爰設
長庚見而主壽兮太白平而息兵日月著翳兮雲隱風
蕭蕭兮幕盈天乃眷於西顧兮蓋復駐乎玉京鷄壇
路接兮鸞岫瑞明西之爲義甚大兮樓之立也非輕
嚴宇望兮壯輿圖勤出舍兮戒不虞瞻雲物兮卜豐
年盼田疇兮念農夫慨自樽檮就巧兮風雨日留

歷弗沿兮鼓鼓彌陞間或議修兮王者橋舌嗟居諸
之易逝兮歎楹榑之盡折誰爲念之而惜之兮更復
新增而舊徹歲在戊午兮傅公蒞止環眎域中兮資
盈戶毀當赤羽之連飛兮看對黷之呼癸蠅蠹旣出
兮陽侯亦起公吁嗟兮潛移嘿理始新 文廟兮繼
之西城鳩工庀材兮感民以誠嗷嗷坊集兮百工競
營說以先民兮慙慙若爭酒者易鮮兮蠶卵飛蠶無
何丙丁兮尅我庚辛士民聚歎兮有淚如傾公曰刼
火儼予兮惟問傷人休養二載兮加意拊循時和年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

順兮捐餐重新上不病國兮下不累民民其子來兮
曲曲修登麗譙盛列兮井幹百層巍乎寶欄兮煥然
光騰登斯層樓兮秋色蒲前支願爽氣兮輝映周旋
紫氣成雲兮白兆飛僊櫻桃梧雨兮碧霞金泉寒溪
書室兮代有名賢士也顧瞻兮誰不奮志於祖鞭若
乃麥苗綠漲兮柳染青菲江天晴雨兮村舍禾歸千
家酒滿兮萬戶稻肥田峻志喜兮咸云公清廉以庶
幾及夫良夜駕艇兮欸乃音餘桃花浪暖兮舉網得
魚明月浩浩兮清風徐徐行歌相答兮伊誰賜歟且

軍需其餘糧櫃飯食雜徭叨蒙優免通因軍供浩繁
條銀軍需俱照齊民輸納無異豈里排藉守櫃收糧
名色士民混同索費遂使煌煌 功令悉屬空名况
德安所屬各州縣自條銀正項外紳衿俱免雜徭獨
安陸子衿向隅莫告恭逢憲恩崇道重文棧樸作人
真千載一時斯文待振之會也懇乞一視同仁恩施
罔斁上廣

朝廷作養之洪恩下憫螢窓咕嚕之寒苦勅令德府
行縣援照各屬免例庶士民攸分黌官起色等情奉
德安府志

卷之十 藝文

四六

批仰安陸縣確查詳報奉此該本縣知縣高崗看得
青衿優免向係

興朝養士之典自裁扣正項以來幾與齊民相等是
以諸生有此恩與

旨並之控也據呈正供而外其雜泛差徭在德安各
州縣俱有免例相應咸邀洪恩俯賜勅免庶使小民
祇遵而士子得俛首於風簷寸晷之間矣等因奉批
仰德安府確查詳報奉此該本府正堂加四級傳看
得自裁扣正賦克餉之後子衿尚優免雜徭恤士之

與猶在也迨軍興之後蓋務孔安邑并停其雜徭之免士民兩無所別矣今各屬有免例是以諸生有是控而與復優免也相應准免雜徭以昭作養之洪恩等因呈詳本部院奉批如詳飭知該縣照例優免以敦恤士之典繳奉此備牌行縣遵照院批事理嗣後紳衿錢糧除催収正賦外不得仍派使費速具遵依報查等因奉此隨據生員熊之楨等赴府呈爲恩勅勒石以垂永久事蒙本府傳批示優免雜徭該縣既已均編仰勒石永遵繳等因到縣奉此合行勒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

碑嚴禁嗣後本縣紳衿應免錢糧每甲六石五斗照依新舊缺出挨次頂補不得多寡紊亂其里排人等亦不得妄行索派有負聖朝育才之恩暨各憲與本縣恤士之典士民恪守勿得故違須至碑者